

五種遺規

冊六

五言古詩

卷一

教女遺規序

天下無不可教之人。亦無可以不教之人。而豈獨遺於女子也。當其甫離襁褓。養護深閨。非若男子出就外傳。有師友之切磋。詩書之浸灌也。父母雖甚愛之。亦不過於起居服食之間。加意體恤。及其長也。爲之教針黹。備裝奩而已。至於性情嗜好之偏。正言動之合古誼與否。則鮮有及焉。是視女子爲不必教。皆若有固然者。幸而愛敬之良。性所同具。猶不盡至於背理而傷道。且有克敦大義。足以扶植倫紀者。倘平時更以格言至論。可法可戒之事。日陳於前。使之觀感而效法。其爲德性之助。豈淺鮮哉。余故於養正遺規之後。復採古今教女之書。及凡有關於女德者。裒集成編。事取其平易而近人。理取其顯淺而易曉。蓋欲世人之有以教其子。而更有以教其女也。夫在家爲

女出嫁爲婦。生子爲母。有賢女然後有賢婦。有賢婦然後有賢母。有賢母然後有賢子孫。王化始於閨門。家人利在女貞。女教之所繫。蓋綦重矣。或者疑女子知書者少。非文字之所能教。而弄筆墨工文詞者。有時反爲女德之累。不知女子具有性慧。縱不能經史貫通。間亦粗知文義。卽至村姑里婦。未盡識字。而一門之內。父兄子弟。爲之陳述故事。講說遺文。亦必有心領神會。隨事感發之處。一家如此。推而一鄉而一邑。孰非教之所可及乎。彼專工文墨。不明大義。則所以教之者之過。而非盡女子之過也。抑余又見夫世之婦女。守其一知半解。或習聞片詞隻義。往往篤信固守。奉以終身。且轉相傳述。交相勸戒。曾不若口讀詩書。而所行悉與倍焉者。意者女子之性專一。篤至其爲教尤有易入者乎。是在有閑家之責者。加之意。

而已。

乾隆七年九月既望桂林陳弘謀題於西江使署

教女遺規目錄

桂林陳弘謀編輯

卷上

曹大家女誡

蔡中郎女訓

宋尚宮女論語

卷中

呂近溪女小兒語

呂新吾閨範

卷下

王孟箕家訓御下篇

溫氏母訓

史摺臣願體集

唐翼修人生必讀書

王朗川言行彙纂 女訓約言

史記列傳彙纂

歷代母傳

王孟養賢傳贊不羈

五言古詩彙纂

呂氏製女小兒詩

卷中

宋南宮文錦詩

蔡中郎女贈

曹大家女婦

卷上

詩林和公集

詩女題詩目錄

教女遺規卷之上

桂林陳弘謀編輯

曹大家女誠 有序

曹大家姓班氏。名昭。後漢平陽曹世叔妻。扶風班彪之女也。世叔早卒。昭守志教子曹穀。成人。長兄班超入鎮西域。未蒙詔還。昭伏闕上之。次兄班固作前漢書。未畢而卒。昭續成書。乞賜兄歸老。和熹鄧太后嘉其志節。詔入宮。以爲女師。賜號大家。皇后及諸貴人皆師之事。

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餘寵。賴母師之典訓。年十有四。執箕帚於曹氏。今四十餘載矣。戰戰兢兢。常懼黜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是以夙夜劬心。勤不告勞。而今而後。乃知免耳。吾性疏愚。教導無素。恆恐子穀負辱清朝。聖恩橫加。猥賜金紫。實非鄙人庶幾所望也。男能自謀矣。吾不復以爲憂。但傷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加訓誨。不

聞婦禮。懼失容他門。取恥宗族。吾今疾在沉滯。性命無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悵。因作女誠七篇。願諸女各寫一通。庶有補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勸勉之。

謹按大家身都貴胄。博極羣書。完節撫孤。復能爲兄上書。爲兄續史。時皇后諸嬪。皆師事之。誠巾幗中丈夫也。今觀其所以誠女者。始之以卑弱。終之以謙和。大要以敬順爲主。絕無一語及於外政。則女德之所尚。可知矣。至於近世女子。好華飾。趨巧異。幾幾乎以四德爲詬病。今所論德言容功。乃在此不在彼。尤可謂對症良劑也。懲驕惰於未萌。嚴禮法於不墜。貴賤大小。莫不率由。以是爲百代女師可也。故列諸卷首。以爲教女者則焉。

卑弱第一

古者生女三日。臥之床下。弄之瓦礫。而齊告焉。臥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礫。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齊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三者蓋女人之常道。禮法之典教矣。謙讓恭敬。先人後己。有善莫名。不自矜有惡莫辭。不自飾非忍辱含垢。常若畏懼。卑弱下人也。晚寢早作。不憚夙夜。執務私事。不辭劇音極煩重也。所作必成。手跡整理。是謂執勤也。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靜自守。無好戲笑。潔齊酒食。以供祖宗。是謂繼祭祀也。三者苟備。而患名稱之不聞。黜辱之在身。未之見也。三者苟失之。何名稱之可聞。黜辱之可免哉。

夫婦第二

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信天地之弘義。人倫之大節也。是以禮貴男女之際。詩著關雎之義。由斯

言之不可不重也。夫不賢則無以御制節婦。婦不賢則

無以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廢缺。婦不事夫則義理墮闕。方斯二者其用一也。察今之君子徒知妻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檢以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禮義之不可不存也。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於彼此之數乎。禮八歲始教之書十五而至於學矣。獨不可以此爲則哉。

敬順第二

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爲德陰以柔爲用。男以強爲貴女以弱爲美。故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

阹。

音汪瘦弱也。

生女如鼠猶恐其虎。

惟恐強猛。

然則修身莫如

敬。避強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爲婦之大禮也。夫敬非他持久之謂也。夫順非他寬裕之謂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寬裕者尚恭下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

周旋。遂生媒黷。媒黷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作。則侮夫之心生矣。此由於不知止足者也。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既施。則有忿怒之事矣。此由於不尚恭下者也。侮夫不節。謹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爲夫婦者。義以和親。恩以好合。楚撻既行。何義之存。謹呵既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行。

婦行第四

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技巧過人也。幽閒貞靜。守節整齊。行己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盥浣音管換皆洗也。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

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供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女人之大節。而不可乏無者也。然爲之甚易。唯在存心耳。古人有言。仁遠乎哉。我欲仁。而仁斯至矣。此之謂也。

專心第五

禮。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違。夫故不可離也。行違神祇。天則罰之。禮義有愆。夫則薄之。故女憲曰。得意一人。得夫之意是謂永畢。和諧。失意一人。失夫之意是謂永訖。訖止也。夫婦乖離盡於此也。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然所求者。亦非謂佞媚苟親也。固莫若專心正色。禮義居潔。耳無妄聽。目無邪視。出無冶容。入無廢飾。無聚會羣輩。無看視門戶。則謂專心正色矣。若夫動靜輕脫。視聽邪偷。入則亂髮壞形。出則窈窕作態。說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視。此謂不

能專心正色矣。

曲從第六

夫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欲人定志專心之言也。舅姑之心。豈當可失哉。物有以恩自離者。有恩於人。人反離之。亦有以義自破者也。夫雖云愛舅姑云非。此所謂以義自破者也。然則舅姑之心奈何。故莫尚於曲從矣。姑云不。音否。爾而是。固宜從令。姑云是。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直。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順從舅姑。如影隨形。響應聲自得歡心。焉不可賞。

和叔妹第七

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己也。舅姑之愛己。由叔妹之譽己也。由此言之。我之臧否毀譽。一由叔妹。叔妹之心。不可失也。人皆莫知叔妹之不可失。而

不能和之以求親其蔽也哉。自非聖人鮮能無過。故顏子貴於能改。仲尼嘉其不貳。而況於婦人者也。雖以賢女之行聰哲之性其能備乎。故室人和則謗掩。內外離則過揚。此必然之勢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金可以截鐵同心之言其臭氣如蘭。此之謂也。夫叔

妹者體敵而分尊恩疎而義親。若淑媛謙順之人則能依義以篤好崇恩以結援使徽美顯彰而瑕過隱塞。舅姑矜善而夫主嘉美聲譽曜於邑鄰。休光延於父母。若夫愚戇之人於叔則託名以自高於妹則因寵以驕盈。驕盈既施何和之有。恩義既乖何譽之臻。是以美隱而過宣姑忿而夫愠毀訾音子謗言也布於中外。恥辱集於厥身。進增父母之羞退益君子之累。斯乃榮辱之本而顯揚顯否之基也。可不慎歟。然則求叔妹之心固莫尚於謙順矣。謙則德之柄順則婦之行。

知斯二者足以和矣。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此之謂也。

蔡中郎女訓

名邕。字伯喈。東漢人。

謹按女子。自離提抱。無論富貴貧賤。鮮不日有事於盥洗梳櫛者也。此編以修容喻修身。因其所共曉。而導以所未明。卽其所習爲。而責以所未能。眼前指點。何其親切而有味也。女子雖至愚。三復斯訓。能不攬鏡而有悟乎。

心猶首面也。是以甚致飾焉。面一日不修。則塵垢穢之。心一朝不思善。則邪惡入之。咸知飾其面。不修其心。惑矣。夫面之不飾。愚者謂之醜。心之不修。賢者謂之惡。愚者謂之醜。猶可。賢者謂之惡。將何容焉。故覽照拭面。面宜潔淨。則思其心之潔也。傅粉。粉宜調和。則思其心之和也。加粉。粉宜鮮明。則思其心之鮮也。澤髮。髮宜潤澤。則思

其心之潤也。用櫛。櫛以理亂絲。則思其心之理也。立髻。髻宜

端正。則思其心之正也。攝鬢。鬢宜整齊。則思其心之整也。

宋尚宮女論語

宋若昭。貝州人。世以儒聞。父棻。好學。生五女。若華。若昭。若倫。若憲。若荀。皆慧美能文。若昭。文詞高潔。不願歸人。欲以文學名世。若華。著女論語。若昭。申釋之。唐貞元中。詔入禁中。試文章。論經史。俱稱旨。若昭。以曹大家自許。帝嘉其志。稱爲女學士。拜內職。官尚宮。掌六宮文事。兼教諸皇子公主。皆事之以師禮。號曰宮師。

謹按若華託曹大家之意。集爲女訓。名曰女論語。其妹若昭申釋之。夫論語。聖賢問答之言也。可與之並列乎。然吾觀曲禮。內則所載。葱溲酒漿。紛悅刀礪。纖悉具備。蓋至道不離乎居室。日用之常。而聖賢垂訓。無非欲人言動舉止。悉合於當然之則。論語二十篇。亦豈在高遠哉。茲編條分縷晰。便於誦習。言雖淺